

The Idiot

世界名著大系

白痴 上

The Idiot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
SHI JIE MING ZHU DA XI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世界名著大系

第十八卷

白痴
(上)

[俄]陀思妥耶夫斯基 著
王爱民 译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名著大系/张朝晖主编。—呼和浩特:内蒙古人民出版社,2006.2

ISBN 7-204-04505-X

I.世... II.张... III.文学创作—文学研究—世界 IV.I10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015695 号

世界名著大系

张朝晖 主编

*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)

北京潮运印刷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400 字数:4800 千

2006 年 2 月第 2 版 200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3000 套

ISBN 7-204-04505-X/I·810

定价(38 册):998.00 元

第一部

十一月底，乍寒还暖，早晨九点钟左右，彼得堡到华沙铁路上的一列火车开足马力，驶近彼得堡。有重雾的天气十分潮湿，以致好不容易才曙光微露，透出一点亮色。从车窗向外眺望，铁路两旁，十步开外，一片迷蒙，什么都看不见。旅客中也有从国外回来的，但坐得较满的还是三等车厢，乘客都是些并非远道而来的出来做生意或办事的小人物，大家照例都累了，因为一夜未曾合眼，一个个都感到眼皮沉重，人也冻得够呛，一张张面孔，又灰又黄，与浓雾一色。

在一节三等车厢里，紧靠着车窗，从黎明时分起，就对坐着两位青年男子乘客——两人都几乎是穿戴着轻装，两人的穿戴都不讲究，两人的相貌都颇引人注目，最后，两个人又都产生了互相交谈的愿望。如果他们彼此相知，知道他们俩在此时此刻究竟有什么地方特别惹人注意的话，那么，他们对于在彼得堡至华沙铁路三等车厢里这段彼此对坐的奇怪邂逅，一定会感到惊奇。他们中的一位，个子不太高，约莫二十七岁，头发鬈曲，差不多是黑色，长着一对灰色的，虽然小，但却炯炯有神的眼睛。他的鼻子宽而且扁平；脸上颧骨突出；两片薄薄的嘴唇，总是挂着一丝放肆、嘲弄、甚至是刻薄的微笑；但是他天庭饱满，前额的形状还很好看，弥补了他尖嘴猴腮，其貌不扬的缺陷。在那张脸上，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死人一般的苍白，这就赋予这位年轻人的容貌以一种虚弱不堪的神色，尽管他的体格还相当健壮。与此同时，他脸上还带着一种狂热得近乎痛苦的表情，这与他那无礼而又放肆的微笑，目光锐利和自命不凡的神态很是不协调。他身穿挂了黑色呢面的羊羔皮大氅很暖和，因此，在夜里没有挨冻，但是他那位邻座，显然对俄国潮湿阴冷的十一月之夜毫无准备，不得不浑身打哆嗦，饱尝了它的全部美妙动人之处。他身披一件大而厚实的斗篷，外加一顶很大的风帽，恰如在那遥远的国外，瑞士，或者意大利北部，每逢冬天，行人常常使用的那种斗篷一样，当然，他们披着斗篷，却

并不打算长途跋涉，到这么遥远的终点；从艾德库宁上车，一直坐到了彼得堡。但是，在意大利有用，令人十分满意的东西，到了俄国，就不见得完全有用了。这件带帽斗篷的主人，是一位青年男子，约莫二十六或二十七岁，身材中等偏高，头发的颜色很浅，但却长得很密，他两颊塌陷，长着稀稀落落的、几乎全白的山羊胡子。他的眼睛大大的、蓝蓝的，眼神很专注；目光里有一种看似平静、但却沉重的表情，而且神态怪异，让人一看就明白，此人患有癫痫病。然而，这个年轻人的脸还是很讨人喜欢的，虽然略嫌清瘦，但眉清目秀，不过，脸上没有血色，甚至到现在，脸还冻得发青。他手里抱着一个用褪了色的旧绸布包着的小包，看来，他的行装就全都包在这里而了。他脚穿一双鞋上蒙着鞋罩的厚底皮鞋，——这些全不是俄国人的装束。那位身穿呢面大氅、生有一头黑发的邻座，把这一切全都看在眼里，再加上由于闲得无聊，最后，他终于以一种有失礼貌的嘲笑口气发问道：

“冷吗？”问罢，他耸了耸肩膀。

当他人背运时，有时就会有人用这种讪笑的口吻，无礼但又漫不经心地表露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姿态。

“很冷，”那位邻座非常热情地回答道，“您瞧，这还算比较暖和的天气哩。要赶上大冷天，怎么办？我真是没想到咱们国内会这么冷。都不习惯了。”

“难道您刚从外国回来？”

“是的！从瑞士回来。”

“嘘！难怪呢！……”

黑头发吹了一声口哨，大笑起来。

话匣子打开了。身披瑞士斗篷的那个浅发男子，对那位黑脸邻座的所有问题都回答，非常热情，丝毫不介意有些问题提得太随便、太唐突、也太无聊了。他的回答透露出，他的确出国很久了，有四年多了吧，他到国外去是因为他有病，一种奇怪的神经性疾病，类似癫痫或舞蹈病，发病时浑身发抖，抽风。黑脸一面听他说话，一面几次发笑。当他问道：“怎么样了，治好了吗？”浅发男子回答说：“没有，没治好”时，他更是忍俊不禁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嘿！大概白白花了不少钱吧，咱们这儿偏相信他们嘛，”黑脸挖苦道。

“这话不错！”坐在旁边的一位先生插嘴道。他衣着寒酸，看上去像是在衙门里混久了，就知道“等因奉此”的小官吏，年龄四十岁上下，体格健壮，红鼻子，满脸粉刺，“千真万确，俄国的金银财宝就是这么让他们白白赚去了的！”

“噢，在我这件事情上，你们可说错了，”这位在瑞士就医的病人，用低低的、息事宁人的声音说道，“当然，我无意争辩什么，因为全部情况我并不是

解。可是我那位大夫却倾其所有，资助我回国，而且在国外，几乎有两年，我都是靠他养活的。”

“怎么，没人替您付钱吗？”黑脸问。

“是的，我在那里本来是靠帕夫利谢夫先生来抚养的，可是他两年前死了；后来我写信给这里的我的一门远亲叶潘钦将军夫人，但是没有收到回信。所以我只好就这样来了。”

“您来了，还想上哪儿呢？”

“您是说我住在什么地方吗？……我也还不知道，真的，……真这样……”

“还没有拿定主意？”

那两位听他说话的人又大笑起来。

“您最要紧的东西大概全都在这小包里了吧？”黑脸问。

“我敢打赌，一定就是这样，”那位红鼻子小官吏一副志得意满的神情插嘴道，“除此以外，行李车里肯定没有您所托运的行李，虽然我不能不指出：正派人一般能守穷，但是，穷不是罪过。”

原来，这也被他说对了；浅发男子立刻非常痛快地承认了这点。

“您这个小包到底还是有点儿意义的，”他们俩笑了个够（有意思的是，笑到后来，这小包的主人，瞧着他们那模样，自己也就笑了起来，这就使他们益发乐不可支），这时，这位小官吏继续说道：“虽然我可以打赌，里面肯定不会有包外国金币，既不会有腓特烈金币，也不会有拿破仑金币，甚至于不会有荷兰黑头，只要看您外国皮鞋上蒙着的那双鞋罩，就可以得出上述结论……话又说回来……如果给您那小包再添上，比方说，像叶潘钦将军夫人，您所谓的亲戚，那这小包就别具意义了，当然，这是我们假定叶潘钦将军夫人的确是您的亲戚，您也没有因为想入非非而弄错的话……有时候，一个人，嗯……由于想象力太丰富，难免，难免会犯这样的毛病。”

“噢，您又给猜对了，”浅发男子接口道，“我确实是几乎弄错了，也就是说，几乎不是亲戚，甚至于他们不给我回信，说实话，我也一点都不惊奇。我早料到会这样。”

“您预付的邮寄保险费算是白费了。嗯……至少，您这人还算老实，特人也还诚恳，可嘉嘛！嗯……至于叶潘钦将军，我们倒是认识的，我们所以能认识他，说穿了，无非因为此公大名鼎鼎，无人不知；至于那位曾经供给瑞士生活费的已故的帕夫利谢夫先生，那也是一位尽人皆知的人物，如果他就是尼古拉·安德烈耶维奇·帕夫利谢夫的话，因为帕夫利谢夫家就有两位堂兄弟。而且另一位至今还住在克里米亚，那位已故的尼古拉·安德烈耶维奇倒是一

位很可敬的人，与显贵们过从甚密，当年曾拥有四千名农奴……”

“完全正确，他正是尼古拉·安德烈耶维奇·帕夫利谢夫，”那位年轻人回答道，说完把这位万事通先生非常好奇地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。

有些时候，我们经常会遇到这类万事通先生，而在某个社会阶层，这类人甚至屡见不鲜。他们消息灵通，无所不知。他们的智慧和才能，骚动不已，万事都爱问个究竟，不可遏止地全都用在这个方面，当代思想家也许会说，这无非因为他们缺少更重要的人生情趣和人生观的缘故。至于所谓“无所不知”，也无非是限于某个相当有限的领域：某人在何处供职，与谁相识，他有多少财产，在何地当过省长，妻子是谁，带来多少的陪嫁，谁是他的姑表兄弟，谁是他的远房亲戚，等等，等等，也无非就是这类事罢了。这类万事通大半衣履不整，捉襟见肘，每月拿十七卢布俸禄。他们对之知根知底的那些人，当然想不出他们这样做到底是出于何种心理，然而，他们中的许多人，却以有这样的知识（等于一门大学问）而感到莫大的欣慰，提高了他们的自尊心，甚至达到一种高度的精神满足。而且这门学问也很有吸引力。我见过一些文人士、一些政治活动家们，他们在这门学问里寻觅而且居然寻找到了高度的恬适和崇高的目标，甚至完全靠了有这点本领而飞黄腾达。在整个这场谈话过程中，黑脸男子一会儿打打哈欠，一会儿毫无目的地向窗外张望，迫不及待地等候旅程终了。他似乎有点心不在焉，甚至有点儿魂不守舍，几乎是惊恐不安，以致神态显得很怪：有时候似听非听，似看非看，一个劲地傻笑，有时候他自己也不明白他在笑什么。

“请问您贵姓……”满脸粉刺的先生突然问那位拿小包的浅发青年。

“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·梅什金公爵，”他立刻很热情地回答道。

“梅什金公爵？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？不知道。甚至可以说，从来也没听说过，”小官吏若有所思地回答，“倒不是说这个姓氏，这姓历史上就有，在卡拉姆津的《历史》里就可以找到，也应当能够找到，我是说具体的人。况且梅什金公爵这一家族的人，似乎在哪儿都没有遇见过，简直一去无踪，全无音信。”

“噢，那还用说吗！”公爵立刻答道，“除我以外，梅什金公爵这一家族的人，到现在已经绝无仅有；依我看，我可能是最后一个。至于我的父辈和祖辈，他们都是小门小户的庄稼人。不过先父倒是当过陆军少尉，他是士官生出身。至于叶潘钦将军夫人怎么变成了梅什金公爵家族的人，我就知道了，可以说她是本族中的最后一个女人吧……”

“嘻嘻嘻！本族中的最后一个女人！嘻嘻！您真会说话，”小官吏嘻嘻地笑起来。

黑脸也微微一笑。那位浅发青年显然有点吃惊：自己竟会说出这种粗俗的双关语来。

“您要知道，我说这话是完全无心的，”他终于在惊讶中解释道。

“自然，自然，您哪，”小官吏欢快地点头称是。

“公爵，您在国外跟那位教授学了不少学问吧？”黑脸突然发问。

“是的……学过……”

“我从来不学。”

“我也不过只是学了点皮毛罢了，”公爵几乎是抱歉地加了一句。“我因为有病，他们认为，不可能对我进行系统的教育。”

“您认识罗戈任一家吗？”黑脸赶忙问。

“不，不认识，完全不认识。在俄国，我认识的人不多。阁下就是罗戈任先生吗？”

“是的，鄙人就是罗戈任，我叫帕尔芬。”

“帕尔芬？您所说的罗戈任家，是不是就是……”小官吏摆出一副有把握的样子，开口说道。

“对，就是这家，就是这家，”黑脸迅速地、无礼而又很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。不过他一次也没有冲着满脸粉刺的小官吏说过话，从一开始，他就只对公爵一个人说话。

“不过……这是怎么回事呢？”小官吏惊呆了，眼珠差点出来，他的整个面部立刻挂上一种敬仰、谄媚、甚至诚惶诚恐的表情，“您就是那位一个月前才去世、世袭荣誉公民、留下大约二百五十万家产的谢苗·帕尔芬诺维奇·罗戈任家的少爷吗？”

“您怎么会知道他留下二百五十万净值资产？”黑脸又打断他道，这次他甚至连正眼也没瞧这小官吏一眼，“真是岂有此理！（他用眼神向公爵指了指他）立刻就会来阿谀奉承，能捞到什么好处？先父死了，这倒是真的，我过了一个月才从普斯科夫赶回家来奔丧，差点连双靴子都没有。无论我那混蛋兄弟，还是我母亲，既不寄钱给我，也不通知我一声！把我当条狗一样！我在普斯科夫发高烧，躺了足有一个月！……”

“可是您现在蓦地就可以拿到一百万挂零儿，这还是往少里说，噢，主啊！”小官吏举起两手轻轻一拍道。

“这又关他什么事儿，笑话！”罗戈任恼怒、恶狠狠地用头指了指他，“反正我一戈比也不会给你，即使你两脚向上在我面前走个来回。”

“一定，一定照办。”

“去你的！哪怕你在我面前一个星期地跳舞，我也不给，就是不给！”

“不给就不给！我要的就是你不给。可是这舞我还是跳定了。撇下老婆孩子，我也要在你面前跳舞。这马屁我是拍定了！”

“呸，给我滚远点儿！”黑脸啐了口唾沫。“五个星期前，我也跟您一样，”他对公爵说，“拎了个小包，离开父亲逃走，到普斯科夫找我的婊子；我在那儿发热病倒了，而他也就不在我身边的时候咽了气。突然中风，暴病而亡。愿死者千古！想当初，他差点就没把我打死！您信不信，公爵，我敢起誓！想当初，要不是我跑得快，他准会把我活活打死。”

“您一定什么事惹他生气了吧？”公爵问，一面以一种特别的好奇心打量着这个身穿皮大氅的百万富翁。虽然百万家私和继承遗产，的确有某种引人特别注目的地方，可是使公爵感到惊奇和产生兴趣的还有某种别的东西；况且，罗戈任本人也不知道为什么特别乐意跟公爵交谈，虽然他需要找人交谈，但似乎多半是机械的，而非出自精神上的需要；多半由于精神恍惚，而不是出于为人厚道；由于惊恐不安，由于心神不定，只是想看着什么人，张开嘴随便说点什么。好象，他至今还在发高烧，起码还在打摆子。至于那个小官吏，他目不转睛地望着罗戈任，连大气也不敢出，他抓住和寻思着他的每句话，好像是在寻找金矿似的。

“他的确大发雷霆，不过话又得说回来，也是事出有因，”罗戈任答道，“但是，最让我受不了的还是我那兄弟，至于我妈，一个上了年纪的妇人人家，没啥可以说的，成天读《每月念诵集》，跟老婆子们坐在一起，还不是我那兄弟先卡说了就算。当时，他为什么背着我，不让我知道呢？我一清二楚，您哪！我那时昏迷不醒，这一点不假。据说，电报倒是打了。但是电报是打给我婊子的。她在那儿寡居三十年，从早到晚都跟那些疯教徒一起鬼混。说修女不他修女，但又比修女还修女。一接到电报，她可吓坏了，没拆开就交给了警察局，直到在这封电报还在那儿摆着。倒是科涅夫，瓦西里·瓦西里奇，他把一切都写信告诉了我，帮了我大忙。有天晚上，我那兄弟把我父亲锦缎棺罩上的一圈金流苏全铰了下来，还说什么：‘这些东西可值很多很多钱哪！’单凭这一点，他就该发配西伯利亚，只要我告发，因为这是亵渎神器，是大不敬行为。喂，你这个小丑！”他问小官吏，“按照法律，这不是亵渎神器吗？”

“亵渎神器！亵渎神器！”小官吏立刻点头称是说道。

“犯了这么大的罪，该不该流放西伯利亚？”

“发配西伯利亚！发配西伯利亚！立刻发配去西伯利亚！”

“他们总是以为我还在生病，”罗戈任继续对公爵说，“可是我悄悄地，一声不吭，带病上了火车，动身回家；我要冷不防去打门：兄弟，谢苗·谢苗内奇，开门啦！我知道，他对先父说尽了我的坏话。我当时的确因为纳斯塔西娅·

菲利波芙娜的事惹火了先父，这也不假。一人做事一人当嘛。我是鬼迷了心窍。”

“是因为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？”小官吏讨好地说，似乎在思索着什么事。

“得啦，你不认识！”罗戈任很不耐烦地向他喝道。

“我偏偏认识！”小官吏胜利似地答道。

“滚！叫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的人多得很！我告诉你，你真是个无耻的畜生！哼，我早知道，总会有个什么该死的畜生，马上就会跑来纠缠你的！”他继续对公爵说。

“也许，我偏偏认识呢！”小官吏搔耳挠腮地说。“列别杰夫偏认识！大人，您打我好了，要是我原原本本地说给您听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至于说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，也就是因为她的缘故，令尊大人想用手杖狠狠教训您的那个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，她姓巴拉什科娃，可以说，是位大家闺秀，也可以说，是位公爵小姐吧，她的相好是托茨基，名字叫阿法纳西·伊万诺维奇，他只跟他一个人相好。他是位地主又是大资本家，是许多公司和商行的董事，因此他跟叶潘钦将军也过从甚密……”

“嘿，真有你的！”罗戈任终于真的吃惊起来，“呸，见鬼，他还真知道。”

“全都知道，列别杰夫全知道。不瞒您说，大人，我曾经给阿列克萨什卡·利哈乔夫当过两个月跟班，也是在他家老太爷过世之后，我什么都知道，所有的大街小巷全知道，到后来，他离开我列别杰夫，简直是寸步难行。现如今，他在债务监狱里。而在那时候，我就有机会认识了阿尔曼斯·科拉利娅、帕茨卡娅公爵夫人和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，而且还有机会打听到了许多事情。”

“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？难道她跟利哈乔夫……”罗戈任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他甚至嘴唇都气白了，浑身也发起抖来。

“没一没什么，没一没一没什么！的确没什么！”小官吏猛地醒悟过来，他急忙解释道，“利哈乔夫不论花多少钱也没法把她弄到手！不，她可不是阿尔曼斯那样的女人。她只有托茨基一个相好。晚上，她去法国剧院或者大剧院看戏，坐在她自己的专用包厢里。军官们尽可以在私下里说三道西，但是他们却拿不出任何证据，无非说两句‘这就是那位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’，如此而已；再往下，就没话可说了！因为真是没什么嘛。”

“这一切也就是那么回事罢了，”罗戈任皱起眉头，板起脸肯定道，“当时，扎廖热夫也对我说过这话。公爵，想当年，我穿着父亲已经穿了三年的旧大衣，正穿过涅瓦大街，这时，她恰好从商店里出来，刚坐上马车。我一见她，浑

身血液沸腾。这时，我恰好遇见扎廖热夫，我跟他不能比；他那模样像是个理发店的伙计，鼻梁上架着单片眼镜，可我在先父身边穿的是涂油的帆布靴，吃的是没有荤腥的素菜汤。他说，这，你可是高攀不上，她是位公爵夫人，她叫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，姓巴拉什科娃，跟托茨基同居，现在托茨基想要甩掉她，正发愁不知道怎么办，因为他已经有了一大把年纪，也就是说，他已经五十五岁了，他想要娶一位艳冠群芳的彼得堡的绝色美女为妻。当时，他还告诉我，你今天就可以在大剧院上演芭蕾舞的时候，见到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，她一定坐在楼下一侧她自己的专用包厢里。先父还在世的时候，我们家谁要是去看芭蕾舞，一定不轻饶，非得打死不可！可是我却偷偷去了一小时，又看到了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；那天夜里，我一宿都没睡。第二天上午，先父给了我两张五厘的债券，每张五千卢布，让我拿去卖掉，交七千五百卢布给安德烈耶夫事务所，他说，把帐结清后，哪儿都别去，这一万卢布还剩下多少，统统拿回来交给我；我就在家里等你。我把债券卖了，拿到了钱，可是我没去安德烈耶夫事务所，而是头也不回地跑进一家英国商店，倾囊挑了一副耳坠，每只耳坠上都各有一枚钻石，差不多有核桃大小，结果还是欠四百卢布，我告诉他们我姓甚名谁，才答应赊帐。我揣着耳坠就去找扎廖热夫：我把事情经过全都跟他说了，然后又对他说：‘走吧，哥们，咱们这就去找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。’我们拔腿就走。那时候，我的脚下是什么，两边是什么，——全都不知道，也不记得。我们一直走进她的客厅，她亲自出来接见我们。我当时没说出自己是谁，也没说这就是我；而是由扎廖热夫替我说道：‘这是帕尔芬·罗戈任送给您的昨天的见面礼；敬请笑纳。’她打开看了看，微微一笑，然后说道：‘多谢贵友罗戈任先生美意’，说完便鞠躬告辞，离开了客厅。唉呀，我当时为什么不死在那儿呢！我之所以去，是因为我想：‘反正我不活着回来了！’我那时候觉得，最可气的是那个骗子扎廖热夫，他大包大揽，尽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个子小，穿得又很寒伦，简直是一名跟班，而且站着一声不吭，瞪大了两眼望着她，是因为不好意思。可是他油头粉面，穿戴入时，烫着鬚发，满脸红光，还系了一条带格的领带，——他尽挑好听的话说，竭尽恭维之能事，她当时一定把他当成了我！我们一出去，我就对他说：‘听着，从现在起，不许你有任何非分之想，明白吗！’他笑了：‘可是你现在怎么去跟谢苗·帕尔芬内奇交帐呢？’说真的，我那时真想不回家，干脆死了算了，可是又想：‘反正就那么回事了’，于是我就像个冤鬼似的回到了家。”

“啊呀！喔唷！”小官吏做出一副怪相，甚至打起了哆嗦，“他那位先严，别说是为了一万卢布，就是为了十个卢布，也是会把人打进阴曹地府的，”他向公爵晃晃脑袋，让他看罗戈任。公爵好奇地打量着罗戈任；这时，罗戈任的脸

似乎更加苍白了。

“打进地狱！”罗戈任学他的样重复道，“你又知道什么？”他继续对公爵说道：“他立刻打听清楚了，再说，扎廖热夫逢人就说，到处乱讲。先父把我抓起来，锁在楼上，足足教训了我一个小时。他说：‘我只是先让你尝尝厉害，一会儿再来跟你告别，道晚安。’你猜怎么样？老家伙跑去找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了，还向她深深一鞠躬，又是哀求，又是痛哭流涕；最后，她把那盒子拿了出来，扔给了他，说道：‘老家伙，把你那耳环还你，既然帕尔芬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把它弄来了，那这副耳环的价值，现在对我无异是增加了十倍。’她说：‘替我向帕尔芬·谢苗内奇问好，并且谢谢他。’嗯，那会儿，我征得我妈的允许，向谢廖日卡·普罗图申借了二十卢布，然后坐上火车，上普斯科夫去了，我刚刚到那儿就发起了疟子；在那里，老太们对我没完没了地念诵《教堂月历》，而我则是醉醺醺地坐着，后来我把最后几文钱都拿去上了酒馆，人事不省地整夜倒卧在大街上，天快亮的时候，发起了高烧，而且在那天夜里，周身上下还让狗啃了个遍。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，现在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该对咱们另眼相看了！”小官吏搓着两只手，嘻嘻笑道，“现在呀，先生，耳坠又算什么呢！现在咱们可以再赏她一副这样的耳坠嘛……”

“你要再敢对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胡说一个字，上帝作证，我非要狠狠地揍你一顿不可，你跟利哈乔夫当过跟班也是白搭！”罗戈任紧紧地一把抓住他的胳膊，喝道。

“你揍我，就不会叫我滚蛋了！揍吧，揍了我，就等于有了证据……瞧，咱们到站了！”

列车果然进站了。虽然罗戈任说他是悄悄回来的，但是还是有好几个人前来迎接他。他们又喊又叫，向他舞动着帽子。

“噢，扎廖热夫也来了！”罗戈任喃喃道。他嘴上挂着洋洋得意又仿佛是怨恨的微笑，望着那伙人。这时，他突然转过身对公爵说：“公爵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很喜欢你。也可能是因为正巧在这时候遇上了你，不过话又要说回来，不也遇上他了吗（他指了指列别杰夫），可我不喜欢他。公爵，请常来舍下作客。我们可以把你脚上的这双鞋罩取下来，让你穿上最好的那件貂皮大衣；给你做一套最好的燕尾服，坎肩是白色的，或者别的什么颜色，把钱装满你的口袋，然后……咱们一道再去见纳斯塔西娅·菲利波芙娜。你来吗？”

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列夫·尼古拉耶维奇公爵！”列别杰夫庄严地、煞有介事地接口道，“唉呀，可别错过呀。唉呀，这个好机会可别再错过呀！……”

梅什金公爵欠起身子，很有礼貌地向罗戈任伸出手，客客气气地对他说

道：

“在下是非常乐意到府上拜访，承蒙厚爱，不胜感激。如果来得及，我也许今天就去。因为，说句心里话，我也非常喜欢您，特别是您讲到钻石耳坠的时候。甚至在没讲耳坠之前，虽然足下面色阴沉，我却非常喜欢您。同时感谢您答应送给我衣服和皮大衣。因为我确实会很快需要衣服和皮大衣的。钱嘛，我现在几乎连一个戈比都没有。”

“钱是会有有的，傍晚就会有的，来吧！”

“会有有的，会有有的，”小官吏接口道，“傍晚，不用等到傍晚就会有的！”

“对于女人，公爵，您是情场老手吧？请您预先讲明！”

“我，不不不！要知道，我……您也许还不知道，由于我先天有病，根本就碰过女人。”

“嗯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”罗戈任惊喜地叫道，“公爵，那你完全跟清教徒一样，上帝就喜欢你这样的人！”

“上帝就是喜欢这样的人，”小官吏接茬道。

“跟我走吧，蔑片，”罗戈任对列别杰夫说道；接着，大家都下了火车。

列别杰夫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很快，这群说说笑笑的人便向升天大街走去。公爵必须转弯到翻砂街去。当时天气很潮湿，全是湿漉漉的；公爵向过往行人打听清楚了：到他想要去的那个地方还有三钱里路；他决定雇一辆出租马车。

二

叶潘钦将军住在自己的私邸里，在翻砂街过去不远，靠近救主变容教堂。除了这幢美轮美奂的房屋以外（其中有六分之五已经租出去了），叶钦将军在花园街还有一幢大房子，这幢房子也带给他非常多的进项。除了这两处房产之外，在彼得堡近郊他还有一处收益极为可观的大庄园；在彼得堡县还有一家大工厂。大家知道，旧时，叶潘钦将军曾经包收过捐税。他现在是好几家颇有声誉的股份公司的董事，并且在公司里有很大的表决权。他是一位闻名遐迩的财主，经营着一大批产业，而且结交官府，交游广阔。在有些地方（也包括他供职的地方），他善于应酬，以显示他身居要津，凡事非他不可。但是，大家谁都知道伊万·费奥多罗维奇·叶潘钦——此人没有受过教育，出身行伍世家；后者无疑是他的荣耀。但是这将军虽然是个聪明人，也不能没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弱点，而且他不喜欢听某些含沙射影的话。但是，他是一位聪明

而且乖觉的人，——这是无可争议的。比如，他还有一定之规：决不去需要回避的地方出风头，正是因为他的这种敦厚朴实，正因为他永远都知道自己的地位，因此，许多人都很器重他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那些对叶潘钦将军妄下断语的人，要是看到，有时在这位深知自己地位的伊万·费奥多罗维奇的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，也许就不会那么武断了！虽然此话不假：他在为人处世上身体力行，颇有经验，也还有一些颇为出色的才能，但是他更喜欢表现出自己不过是别人意图的执行者罢了，而不是胸有成竹，另有主见。他喜欢显示自己是个“不善逢迎，忠于职守”的人，甚至还是个老实巴交的俄国人——现在是什么世道啊？在这方面，还闹过几件有趣的笑话；但是将军即使闹出了天大的笑话，也从不气馁；再说，他的运气还不错，打牌也鸿运高照，他下的赌注很大，他非但无意掩饰自己爱玩牌这个小小的弱点，甚至还故意炫耀它。打牌这种嗜好曾经使他在许多场合得益匪浅。他交往的人颇杂，不用说，都是“巨头名流”。但是，他前程似锦，到时候，一切荣华富贵自然会到来。再加，叶潘钦将军恰如俗话所说，风华正茂，即刚年满五十六岁，决不会更多，无论如何五十六岁正当盛年，真正的生活从这个年龄才算真正开始。身体健康，面色红润，虽然有点发黑但却仍然结实的牙齿，矮小而敦实的体格，清早视事时日理万机的面容，晚上玩牌时或在王公大臣家作客时愉快的表情——这一切都会给他现在和将来的成功平添春色，也给将军大人的人生之路铺上鲜花。

将军有一个像怒开的鲜花般兴旺发达的家庭。诚然，家里的一切并非都是玫瑰花，然而的确有不少令人神往之处，而将军大人也早就开始把自己最主要的希望和目标，严肃而认真地寄托在这上面了。还能有什么，人生中还能有什么比做父母的这个目标更重要，更神圣的目标呢？不依靠家庭，还能指靠什么呢？将军的家由夫人和三位年已及笄的小姐组成。将军结婚很早，还在当中尉的时候就成了亲，娶的那位姑娘几乎跟他同年，可是她既没有美貌，又没有受过教育，他因为娶她而得到的陪嫁，也不过是五十名农奴而已，——诚然，他日后平步青云的基石是这些农奴。但是后来将军却从未抱怨过自己早婚，也从未把自己的早婚看作是由于年轻，不会算计，一时头脑发热所致；他非常尊敬自己的夫人，有时候还有点怕她，而且由尊敬和害怕发展到一种爱。将军夫人出身于梅什金公爵家族，这一家族里非名门贵胄，但渊源却非常古老。她因出身望族，自视甚高。当时有一位很有权势的人物，一位能够轻松履行庇护之责的保护人，同意关心一下这位年轻公爵小姐的婚事。他给这位青年军官打开了后花园的门，又把他推了进去；其实就是不推，只要向他稍使眼色，也决不会白费力气的！除去不多几次例外，他们夫妇俩长相厮守，倒也能够和和美美，融融洽洽。将军夫人因为是大家闺秀，又是族

中最后一位公爵小姐，也许，还由于她的个人素质，在她还十分年轻的时候，就给自己找到了几位地位很高的保护人。后来，她由于自己的丈夫发了财，升了官，也就开始在这个上流社会里多少站稳了脚跟。

最近几年来，将军的三位千金——亚历山德拉、阿杰莱达和阿格拉娅，都长大成人了。诚然，这三位小姐都姓叶潘钦，但是她们的母亲出身公爵，又有一笔不算小的妆奁，而且父亲指日即可获高升，也许会青云直上，有一点也相当重要，即三位千金都长得十分美艳动人，即便长女亚历山德拉年龄已过二十五岁也不例外。次女二十三岁，幼女阿格拉娅刚满二十岁。而这位小妹，甚至可以算作是一位绝色美女，已经开始在社交界引起人们很大注意。但是，令人叹为观止的还不止这些：三姊妹还以学识、智慧和才能著称。传闻，三姊妹彼此十分地相爱，而且互相支持。甚至有人还提到，似乎两位姐姐甘愿自我牺牲，以成全家中的共同偶像——小妹。她们在社交界非但不喜欢出风头，甚至还显得过分谦逊。谁也不能责怪她们的高傲和自命不凡，然而大家也都知道，她们是骄傲的，明白自己的身价。大姐是出色的音乐家，二姐是出色的画家；但是关于这事多年来几乎谁也不知道，直到最近才发现，而且是在无意之中被发现的。总而言之，关于她们姊妹仨说了非常多的夸奖的话。但是也还有一些不怀好意的人，对她们不无微辞。还有人大惊小怪地说，她们看了多少多少书。她们并不急于出嫁；她们虽然很重视社会上某一圈子里的人，但看得毕竟不是太重。再加上大家都知道她们父亲的志趣、性格、目标和愿望，就更加惹人注意了。

当公爵拉响将军家的门铃时，已经是十一点左右了。将军住在二楼，他所占用的那套住宅质朴无华，虽说跟他的地位还是成比例的。一名身穿镶金边制服的仆人给公爵开了门。公爵费了好多唇舌向他说明来意。这个仆人一开始就满腹疑心地瞅了瞅他和他那个小包。他不止一次地，而且明确无误地宣称，他确实是梅什金公爵，因为有要事一定要遇见将军。这时，那名仆人才狐疑地在一旁陪同他，将他领进一间小小的前室。这间前室紧挨着接待室，就在书房近旁。把他亲手交给另一名每天上午专管向将军通报来客、在前室里值班的仆人。另一名仆人穿着燕尾服，年龄四十开外，生就一副办事老练精干的面容。他是一名专门在书房伺候的听差，负责向将军大人通报，因此自视还甚高。

“请在接待室稍等，这小包嘛，就留这儿，”他从容不迫大模大样地坐到自己的圈椅里，并以一种惊讶和严厉的神色看了看公爵，因为公爵就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两手还抱着那个小包。

“如果您不介意的话，”公爵说道，“我还是服您在一起，在这里等候好，我

一个人在那边挺别扭的！”

“您不应该待在前室里，因为您是来探访的，也就算是客人吧。您想要谒见将军本人吗？”

看来，这个仆人很不乐意让这样的来访者进去，因此又一次追问。

“是的，我是有事……”公爵说。

“我不是问您有什么事，——我的任务是替您通报。我已经说了，秘书不在，我也不能进去通报。”

这位仆人的怀疑似乎有增无减；因为公爵跟日常的来访者太不同了，虽然将军相当经常，几乎每天，都在一定的时刻出来接见客人，特别是因公前来的客人，有时这些客人还很杂，但是尽管已经习惯，并且有关访客的规定也相当宽松，可是这位听差还是满腹疑虑；坚持必须通过秘书再行通报。

“您当真是……从外国回来的吗？”他终于仿佛是无意地问来客道，——话刚出口，又觉得此言不妥；也许，他只是想问：“您当真是梅什金公爵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刚刚下火车。我觉得，您是想问：您当真是梅什金公爵吗？不过拘于礼节，不好意思问罢了。”

“嗯……”仆人含混地说，感到很惊讶。

“请您相信，我没有向您说谎，您不会因为我为而承担责任的。至于我是这副模样，还背着个小包，但那也不是为怪；我目前的境况的确不好。”

“嗯。不瞒您说，我担心的并不是这个。向主人通报本是我的份内事，秘书也会出来接见您，除非您……反正也就这么回事，除非您……您不会是来向将军打秋风的吧，如果您不介意，我可以冒昧地问您一声吗？”

“噢，不是的，一会儿您就会相信这是完全真的了。我还有别的事。”

“请您原谅，我是看到您这个模样才问您的。请稍候，秘书一会儿就来，主人现在正跟上校谈话，等一会儿，秘书会来的……他是公司的秘书。”

“这么说，我要等很久喽，我有一事相求，能不能在这里找个什么地方抽烟呢？我随身带着烟斗和烟丝。”

“抽一烟——？”这听差用一种鄙夷不屑莫名其妙的神情瞪了他一眼，好像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一样，“抽烟？不，在这里您不能抽烟，而且您脑子里有这样的想法也是可耻的。哼……真怪，您哪！”

“噢，我并不是要求在这屋里抽；这，我还是懂的；我是想出去一会儿，到您指定的地点，因为我有抽烟的习惯，瞧，我已经有三小时没抽过烟了。不过，悉听尊便，您知道，俗话说得好：入乡随俗嘛……”

“您的事叫我怎么去通报呢？”那听差差不多不由自主地嘟囔道，“第一，您不应该待在这里，应该坐到接待室去，因为您也是一名来访者，也可以算是

客人吧，上面会责怪我的……您想怎么，打算住在我们这里吗？”他又斜过眼去瞟瞟公爵的那个小包，加上一句。显然，这小包使他很不放心。

“不，这个想法我并没有。甚至他们请我住下来，我也不能留这儿。我不过是来跟府上认识一下，并没有别的打算。”

“怎么？就认识一下？”听差带着惊讶和三倍的疑心问道，“您起先怎么说是来办事的呢？”

“嗯，几乎不是办事！也就是说，如果说有事，也算是有件事吧，只是我想来请教他们一个问题，但是想见见面，也认识一下我的主要来意，因为我是梅什金公爵，而叶潘钦将军夫人也是梅什金家族中最后一位公爵小姐，除了我和她之外，梅什金家族就没有别的人了。”

“这么说，您还是亲戚？”这仆人几乎完全吓坏了，警惕地问。

“几乎算不上亲戚。话又说回来，如果生拉硬扯的话，当然也可以算是亲戚，不过是八杆子打不着的亲戚，如果认真的话，甚至算不上什么亲戚。在国外时我曾经给将军夫人写过一封信，但是她没有回信。不过，我还是认为回国后应该建立一点联系。我现在所以对您说明这一切，是让您不再怀疑，因为我看得出，您还是有点不放心：去通报吧，就说梅什金公爵求见，在通报中，我来访的原因也就不言自明了。接见固然好，不接见——或许也很好。不过，依我看，他们不会不接见的：将军夫人一定也想见见自己家族中比她长一辈的唯一代表，我听说，她非常看重自己的门第，这话不会错。”

看来公爵的谈话非常随便；但话说得越随便，在当前的情况下，就显得越是荒谬，这个老于世故的听差不会不感觉到，人与人之间完全合乎道理的东西，发生在客人与仆人之间，就完全不合乎道理了。因为仆人比他们的主人所设想的要聪明得多，所以这听差不由自主地想道，二者必居其一：要么公爵是个浪荡公子，一定是前来告穷的，要么公爵不过是个傻瓜，没有自尊心。因为一位聪明而有自尊心的公爵，决不会坐在前室里，跟仆人讲自己的私事的。这么说，不管是哪种情况，会不会因为他而担受干系呢？

“还是请您到接待室去的好，”他尽尽可能地坚持说。

“如果坐到这里面去，就没法跟您说明一切了，”公爵愉快地笑道，“这么一来，您瞧着我的斗篷和包袱，心里一定不放心，大概现在您没有必要再等什么秘书，自己就可以进去通报了吧。”

“他您这样的访客，不通过秘书，我是不敢去通报的，何况方才主人还特别关照，上校在里边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得进去打扰，只有加夫里拉·阿尔达利翁内奇可以直接进去。”

“他是当官的吗？”